



老虎布袋

徐 慎 著

目

錄

老虎布袋..... (2)

在陽光下..... (20)

老虎布袋

(一)

夏天的早晨，太陽漸漸從東方升起，露珠兒在莊稼葉上來回滾動；多麼美麗呀！大地好像綴上了一層星星……。

這時，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運糧隊伍正行走在一條寬闊的公路上。前邊鑼鼓家伙打着，中間秧歌隊扭着，後面是一輛輛滿載糧食的大車浩浩蕩蕩地走着。趕車的一個勁的甩着响鞭——好像比賽似的，一個比一個甩的还响。多麼動听啊！如同大年初一五更鼓里的鞭炮。

“社長！”第二輛趕車的年輕漢，向第一輛趕車的中年人招呼着：

“咱这回交的公糧可真称得起：一千、二淨、三不雜呀！哼，我可不是吹的，這糧食雖然說不上大拇指頭耿耿，但起碼也要合乎人家倉庫的標準。噠！……”他吃勁地用手拍了一下那匹拉稍的老灰馬，於是它和第一輛車間的距離縮短了。

“是呀！”社長老黃說，“就沒想想咱這糧食是誰負責檢查的！”接着他俏皮的一擠眼，“啊——原來是你呀。那當然啦！為了檢查糧食竟也不和新過門的老婆在一塊睡覺啦，要是再弄不好可真該打屁股！”最後他裝着一本正經的樣子，說：“少生！咱說句良心話：人家新媳婦對你這種作法，恐

怕肚子里很有意見哩。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社長！你，你……”王少生臉一紅，說：“你咋光出我的‘洋相’哩！你的話：‘我也是為了工作呀！’說笑話，我為檢查這糧食可真沒少費勁：挨家挨戶的跑，看見有一點灰星，恨不得用舌頭把它舐出來。……”

忽然，后面的車輛上傳來一陣陣捏得酸溜溜的梆子腔：

“小貓兒叫的我春心動，
想起了奴的情郎——孫秀才；
昨夜晚與郎君來相會，
紅羅帳里……”

“高占彪！高占彪！”少生“忽”的一聲從車幫上跳下來，提高嗓子說：“你是咋着哩，你瘋了嗎？你沒長耳朵听听：前邊轟轟烈烈的打着鑼鼓，你在後面不三不四的唱着，叫人家外人聽見，像啥話哩，像啥話哩！”

“好，好！俺不唱不算了嘛。”高占彪在后面嘟囔着：“管天管地，管不住屙屎放屁。可屁一點的事也偏管。我看啦，你是軟的捏，硬的怯。反正我成你眼中釘啦，想咋欺負咋欺負唄！”

“高占彪！你咋說这样的话哩？”少生一蹦多高，“你平常在社里勞動不好，我愛批評你；難道就是欺負你嗎？笑話，前天社長還在大会上批評你哩，你也說他欺負你吧！”

“嘿嘿嘿！對，對！”高占彪冷笑了幾聲。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語，也好像是叫別人听的：“反正紙里包不住火。誰真誰假總有一天會知道的——看着積極可也不一定真積極，看着落后可也不一定真落后。”

“誰真誰假……”少生想着這一句‘話里有話’的話，正欲發作起來；社長向他使了使眼色，輕輕的說：“算啦！有話回去說，在路上吵着也不雅。俗話說：‘好鞋不踏臭狗屎’。前天我在會上批評了他，他心里不服氣，正想沒事找事哩！”少生嘴張了幾張，喉嚨眼里咽了幾咽，才算把話忍了下去。

吵這兩句不當緊，這幫車也停住了。拉稍的牲口低着頭，在啃着路邊上的青草。

少生甩開鞭子，朝着自己車上那拉稍的老灰馬抽了几下，嘴里“噠，噠！”連喊兩聲；可是那匹馬麻木不仁似的，站在哪動也不動。少生惱了，又吃勁的揍了它兩下，並用力一推，它才慢騰騰的走了。少生一縱身，坐到車幫上。嘴里不斷的埋怨着：“真倒霉！正好今天送公糧，偏偏昨天那棗紅馬的腿就碰傷了！……”

“噯，是呀！”社長也在惋惜着，“我真不防咱那匹棗紅馬的腿會碰傷。……”

漸漸的這幫車隱沒在前面的樹林里。

(二)

倉庫到了。

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車羣停在路旁的柳蔭里，糧食也从車上卸了下來，人們喝着茶，在等待着倉庫檢驗員的驗收。

這個冷冷落落的倉庫，今天驟然變得熱鬧了。本來是在集上擺紙烟攤的人，今天却也遷移到了這裡。

“怎麼搞的，還不檢驗我們的糧食？”高占彪似乎等得

不耐煩了。他放下茶碗，悠悠蕩蕩的走了出去。于是，在這喧喧嚷嚷的人羣中，顯得最活躍的就要算他了。

高占彪好像個見面熟一樣，凡是見了他所面熟一點的人，還不知人家尊姓大名，便老張老李親熱的上前打招呼。然後便把口袋里早准备好的那盒紙烟掏出來，人家不吸硬塞在人家手里。有時他拉一羣陌生人，找黃社長介紹：這是誰，咋樣咋樣；緊接着他手一伸，腰一彎，說：“這是我們的社長，黃春榮同志。嘿嘿，縣里的勞動模範。”弄得黃社長怪不好意思。他好像只怕社長的名字人家外人不知道的。

高占彪這樣作了一會以後，又悄悄的走到少生身旁，拉了拉少生的衣襟，眼睛珠一斜一斜的說：“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。咱應該多把社長的名字往外亮亮嘛！”接着他又抱歉的說：“少生！我剛才在路上惹你生氣啦！哎，我這個‘豆腐嘴’你還能不知道。嘿嘿，你可別在意呀！常言說：‘宰相肚里磨舟船’嘛！哈哈……！”他想着：經他這么一解釋，剛才在路上與少生那一場氣，保險會云消霧散。

不知咋拐弯抹角的，高占彪又與倉庫里那幾個檢驗員掛上鉤了。瞧，人家在前边走，他在後邊跟；他還沒有聽清人家說的是啥，便趕緊連連點頭稱是；而且嘴里還不斷介紹着：“我們社里共來33輛車，78個人；糧食大概有58,000來斤。甚么？啊，對對對！我已經安置好啦，社員們正在那里休息呢！……”看樣子他不是社長，便是社里的幹部。

大概停有一袋烟的工夫，一位倉庫的幹部，手拿廣播筒，對准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停車的地方，大聲宣布：

“喂！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注意！現在請你們把糧

食口袋解開，準備檢驗……”

這一喊，社員們都緊張的開始了行動。

高占彪滿頭大汗的回來了，他用眼向四下一瞟，“呼呼呼”的邁着脚步故意走到社長和幾個負責干部的身邊，嘴里喃喃自語着：“嘻，我當檢驗員是誰哩，原來是俺舅他表姨的侄兒。要不是我去交涉交涉，恐怕咱會等到半晚黑……”他想：他這些話起碼給人以這種感覺：看，人家高占彪真不錯呀，處處為社里打算。

檢驗員拿着探糧器過來了。忽然有一位社員悄悄的問他：“哎，老高！他就是你那位親戚嗎？”高占彪擠擠眼，手向遠處一指說：“人家沒來，人家怕甚么私人感情的落閑話。”說罷，他便一溜小跑的迎上去，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，和人家檢驗員握着手，打着招呼。

檢驗開始了。高占彪好像是為了表白自己，慌忙拉着檢驗員一定要人家先檢驗自己的糧食。當檢驗員把他的糧食一袋一袋的檢驗完，滿意的點了點頭時，高占彪便扯着喉嚨，大聲的說：“算了吧，別檢驗啦！我們社里這糧食都是一模一樣。你別再六個指頭撓痒——多那一道子啦！”

“哎，看你這個人……”檢驗員不滿意的用眼翻了他一下。

“咋？你還不相信咱們這合作社嗎？”高占彪的聲音提的更高了，他想他這句話社長和少生他們幾個人一定能聽得見。

“老鄉！”檢驗員解釋着，“話不能這樣講，不管是合作社的或者互助組的，我們一樣要檢驗。”

高占彪又連忙低頭彎腰，嘴里不斷說道：“對，對！你說

得对。”滿臉笑容，鑽到人背後。

社里一袋一袋的糧食都合格了，檢驗員嘴里不斷的稱贊着，這些稱贊社員們听了都像夏天喝涼水一樣舒服。社長倒還沒有什麼表現；可是那驕傲的微笑已挂在少生的嘴上了。社長忙向少生咧了咧嘴，意思是叫他老練一些。

“喂，喂！你們是怎麼搞的？”當檢驗員把探糧器從另一布袋中抽出來時，忽然嚴肅的說。

“咋，咋？……”社長和少生他們立刻圍了上去，瞪着眼睛緊張地望着檢驗員手中的糧食。

社長和少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因為檢驗員手中的糧食除有少數几粒是上等的麥子外，其餘盡是些大麥和草籽。這說明這袋糧食的上半部是好的，下半部是坏的；按倉庫的術語說，就是一個“老虎布袋”。

少生是那樣的自信，在鐵的事實面前，他還絲毫不敢相信這回事是真的。因為他在擔任社里的驗糧員時，曾把整布袋的、半布袋的，甚至有的怕不夠又多添一碗半碗的糧食，都仔細的檢驗過；不但檢驗，而且還用嘴吹吹、用牙咬咬甚么的。

“我就不信……”少生“忽”的一聲把探糧器從檢驗員手中奪過來，自己親手往那個布袋中一插、一拔，又往手中心一倒，不由的心虛了。因為自己手中的大麥和草籽比剛才人家手中的還要多。

“我當時眼睛能瞎了嗎？”他自己問着自己。

“不會！”他決然的回答。

“那末這是怎麼回事呢？……對！也可能是壞分子鑽了我們的空子……”他思索起來。

“來！咱看看這是誰的布袋？看是誰搗的鬼？”他像發現綫索一樣，一縱身跳起來。

當眾人的目光開始向布袋上注意時，少生的心早已涼了。因為布袋上明明寫着：“黃春榮記。公元一九五零年冬月制。”的字樣。若是按少生的想法：是誰的布袋就是誰搗鬼的話，那末搗鬼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心愛的社長。

“社長能幹出這樣的事嗎？”少生又自己問起自己來了，“不會，絕對不會，一個共產黨員、一個勞動模範……可是這又明明是他的口袋呀！……”

就在這緊張的一剎那中，消息不知咋傳的那樣快：本鄉和外鄉的送糧羣眾一窩蜂的圍了上來。他們悄悄的指着黃社長，而且嘴里還亂七八糟的紛紛議論着：

“咋，合作社社長交壞糧嗎？哼，這也太不像話了。”

“嘻，那还用說，還不是一時假積極混進去的。………
啥？模範，哼，那保險也是假模範。”

“社長！這，這……”少生摸了摸自己眼里幾乎要流出來的淚，結結巴巴地說。

“咋？”社長抬起了頭，“不假，布袋是我的，可是……哎！少生！我一再交待你：叫你遇事沉住氣！你怎麼老沉不住氣呢？”

“好！我沉住氣！”少生一蹶腳蹲了下去。這時他腦子里像大風暴中的海水一樣，翻騰起來了：社長是多麼好的一个社長呀！對人對事是那麼忠厚，寧願自己吃稀一點，也要把糧食借給隔牆的月子婆娘吃；寧願自己晚上鑽草窩，也要把被子借給出外的治淮民工蓋……可是如今呢？如今却有人在搗他的脊梁筋說起不三不四的話來了。唉！從今後他的威

信，社里的工作……光說叫沉住氣！沉住氣！我咋能沉住氣呀！……現在他好像哥哥庇護弟弟一樣，庇護起社長來了。

“不了解情況您不要亂發言！”少生像瘋了一樣，站起來大聲的說：“這事與俺社長無關，他交來的糧食我都檢查過了，是好好的。這事怨我——因為我是檢查委員嘛。隨您的便吧！那怕您說我偷了也好，說我換了也好，反正與俺社長無關。”

“對，這下社長的身子可清白了。”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，心里都好像掏出了一塊磚。

是的，要攔一般人的想法，黃社長一定會抓住這個機會來表白一下自己。譬如說：“老鄉們！剛才俺社的檢查員已經說過了，不假吧，這事與我無干吧！”可是社長老黃偏偏沒有這樣作，而是把眼珠向少生一瞪，狠狠的說：“少生！你講的不對！社里出了問題，怎能說與我無關；不但有關，而且我還應負主要責任。”

“社長！你，你，你……”少生急的說不出來話。

“少生！”社長緩緩的說：“你的心情我知道，想竭力把我身上的灰擦干淨，只恐怕我跳到黃河洗不清。是不是？哎呀！你也太小心了，這有啥呢？真金子不怕火煉，這正是考驗咱們的時候。我怎麼能臨陣脫逃開小差呢？”

這一番話像吸鐵石一樣，把周圍那些陌生的羣眾都吸引了，而且把他們的思想帶入到更深的境界里。

“嗯，嗯，恐怕這邊有問題吧？”

“是嘛！不會像咱剛才想的那麼簡單呀！”

“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羽。別看他說的恁好听，誰敢

保險誰？”高占彪見羣眾的勁頭一轉，便又在後面悄悄的鼓動起來。

那位楞在一旁的倉庫檢驗員，雖沒有說話，可是一個問號接連一個問號在他腦中不斷涌現着。現在他思想上好像有底了，上前拍了拍少生的肩膀，意思是說：走！我和你談談。於是兩人在會意之下，便走出了這個現場。

人們懷抱着各種各樣的想法也都漸漸的散開了。剩下的只有那袋混賬的糧食和陷入沉思中的社長。

(三)

到了一個寂靜的地方。檢驗員讓少生坐下，兩人開始了談話。

“你是您社里的驗糧委員嗎？”檢驗員問。

“是的。”少生答。

“你們既然是合作社，莊稼一塊種，一塊收、一塊打，應該是先除公糧後分紅，怎麼却一戶一戶的驗收糧食呢？”

“不，我們的社是才成立的，夏季的莊稼還是誰種誰收誰交糧，所以……”

“啊！既然是這樣，你是不是每家每戶的糧食都檢驗了呢？好好想一想，看有沒有忘的？”

“沒有，都檢驗過了。不但檢驗而且檢驗的還很仔細呢！”

“那麼，你們驗收的糧食都在什麼地方放着呢？”

“在社里的辦公室里。”

“平常有人去嗎？”

“平常當然有，可是自從放了糧食我就經常在哪看守着，

甚至晚上也不回家去睡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难道你連一分鐘一秒鐘也沒離開過哪裏嗎？”檢驗員好像發現了漏洞。

“離是離開過，可是我一出去就把門鎖了起來。”少生又把那個漏洞堵死了。

“鎖了起來！”

“嗯，鎖起來，而且還是雙鎖。”

“……”

在這毫無漏洞的對話里，顯然，那位倉庫驗糧員也無能為力了。他無可奈何的站起來，叭噠叭噠嘴，說：“我走啦，你在這吧！這件事我得與領導上研究研究，看咋樣處理。”

檢驗員走后，少生惱恨死自己了。他用指頭搗着自己的頭說：“你咋這樣沒材料，沒本事呢？社里交給你這樣重要的工作，你就辦出岔漏。你配作一個青年團員嗎，你配作一個骨幹分子嗎？……”他越說越氣，索性用手指上的指甲狠狠擰着自己大腿上的肉，使這塊肉由紅到紫、由痛疼到麻木。

……

“可是自己也並沒有不負責任的地方呀！”他一轉念，忽又想到了這裡。他逐日逐時的計算了一下自己是不是盡到了責任，可是他感到自己確也沒有甚么消極怠工的地方。確實是全心全意的以社為家。雖沒有社長說的那麼嚴重，為檢查糧食自己愛人就對自己有意見；可是，她當初確也曾埋怨過自己。

“還有甚么可辯駁的！还想沒理賴三分嗎？”他又嚴格的質問起自己。

“盡到責任就不會出問題，出了問題就是沒有盡到責

任！”他連指頭縫一點的地方都想到了，腦子也想痛了，仍是得出这么一条含含糊糊的結論。

“問題，問題在那里呢？”他站了起來，嘴里喃喃自語着。懶洋洋的向那休息的地方走去。

忽然，社里的小王手提着水桶迎面過來了。他好像是漫不經心的說：“少生哥，快喂牲口吧！別的車上牲口都正在喂呢！為你沒有喂牲口，高占彪還說你不少閑話呢！”

“閑話，啥閑話？”

“他說你是個偏心眼，對自己的牲口和別人的牲口不一樣。對自己那棗紅馬咋好咋好跟寶貝蛋樣；對別人的馬連管也不管。他這一說不當緊，幾個老鰲筋對你也不滿起來啦！”

“啊！棗紅馬……”少生的身子筆直的站着，兩眼凝視着前方。他想的出了神，他想的像傻了一樣。

“少生哥！你是咋啦？”小王弄得莫明其妙了。

“別，別，問題就在这棗紅馬的身上！”

一樁往事像暴風雨中划破長空的閃電一樣，从少生眼前掠過。

說起來那是昨天傍晚的事。少生獨自個的在辦公室里坐着，他一面看守着大家集中來的公糧；一面在等待着晚上喝過湯時的一陣驗收。恰在這時，高占彪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，他先喘了一陣子氣，然後才驚慌失措的說：“少生！你，你，你那棗紅馬的腿碰斷了！……”

“碰斷了，咋碰斷了？”少生忽的逼近了高占彪的跟前。

高占彪倒退了兩步，抽了几口冷氣，說：“那，那，那誰能知道呢？可能是沒有拴緊，脫韁後自己碰破的吧！”

少生再沒有多說話，一個箭步從門里跳出來，一溜小跑的往牲口棚里去了。

這匹棗紅馬咋能不牽挂少生的心呢！這馬是土改時分的，分來還是個小駒；如今卻變成了滾瓜流油的高頭大馬。在這五六年中間，拌草、飲水少生從沒間斷過，甚至那馬一聽到腳步就知道是他，就要親熱的吼叫几声……雖說這馬已入社了，少生還是格外的心痛牠。

當少生跑到牲口棚下瞧到那匹棗紅馬時，那馬正在地下臥着，用舌头在舐着腿上的鮮血。他仔細的看了看，傷勢並不像高占彪說的那麼嚴重，只是傷了一大塊肉，並沒傷着骨頭，只要歇幾天就會好的。他這才放下了心里的一塊磚，又回到了辦公室，對這事也沒有深究。

現在少生扳着指頭在計算着他離開辦公室到牲口棚，又由牲口棚回到辦公室這中間的一段時間——十分鐘！只是十來分鐘！

“一點不假，真是人到事中迷。”少生嘴里不斷的埋怨着。接着他便對小王說：“走！咱們快去找社長去。”

找到社長後，少生便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講了一遍。只見黃社長又是皺眉，又是沉思。想了又想，才低聲的朝着少生的耳朵咕囔了一番。最後笑着說：“你看這樣中吧？”

少生猶豫一会，說：“我這個冒失勁哩，能中嗎？”

“中！”社長拍着少生的肩膀說：“最重要的是沉着。對！希望你能沉住氣。”他扭回頭又對小王說：“去！快去通知全體社員集合開會。哎，你就說是人家倉庫叫咱開的。”

小王水也沒有打，掉轉頭飛也似的走了；少生搭拉着頭在反覆的考慮着社長替自己想好的主意。

(四)

人集合齐了。一个个都緊張的望着少生，好像立等着他說話。

少生嘴張了几張，心里又猶豫了：我这样作保險不保險呢？要是万一……不会，正象黃社長剛才分析的：時間也只是十來分鐘，在这十來分鐘時間里，他即使能把糧食換出來肯定他搗不出去，一定在那个院子里的甚么地方藏着。对呀，要是不的話，他今天早晨为甚么哼哼唧唧的要請假呢？請假吧，还只請一会的假，說把事办完就攆我們。幸虧社長沒有批准。……

少生鎮靜了一下，又把那双几乎要發抖的腿伸了伸，才吐了兩口唾沫，說：

“……剛才我与人家倉庫的干部研究了一下，情况是这样的：人家認為咱社發生的問題社長与我都有責任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布袋是社長的，檢查員是我。至于如何处理，一方面人家要与領導研究，另方面还要叫咱社里追查責任。不过，这都是以后的事了。目前最重要的：就是如何先把糧食補齐。既然那布袋糧食不行了，就得用好的來代替，可是咱拉來的糧食又不多，必須得回家取。所以人家倉庫的同志叫我開會說一說：一方面不要大驚小怪，一方面看叫誰勞駕回去一趟去取糧食……”

“我回去！”

“我回去！”

下面一陣响亮的应声。

“乖乖！”高占彪賊胆心虛起來：難道少生这小子摸透我的底細了嗎？怎么說話時眼睛老是向我瞟瞟的；再說那些小伙子們一聽說回去咋恁有勁哩？啊——還不是想回去偵探偵探哩！弄不好他們回去就會先往我家里去搜。哼！那我可不怕，糧食是在辦公室外面的紅薯窖里放着的。唉！也真不湊巧，那天晚上少生那小子要是晚回來三分鐘，我也把糧食弄走了。可惜……他一想到这里，頭髮稍就不由的直楞了起來。好險吶！那天夜晚差一點沒有叫他捉住。……可是糧食放在那里終究也不保險呀！雖說一時不會發現，但將來咋办呢？唉！这几天社長又一個勁的催着叫淘那個紅薯窖，到那時就砍倒麻杆露出狼了呀！必須得趁這個機會……

高占彪想到这里，一鼓勇氣站了起來，很懇切的說：“您別爭啦！還是讓我回去吧！再說俺孩他舅從大遠來啦，我早上請假就沒有請准，也該趁勢回去陪陪人家啦！”

高占彪說完後，眼睛珠咕咕碌碌直轉圈，他想：我看您昨回答，我從您話味里也會猜出個八八九九不離十。……

少生巴不得他這樣說，故意停了一會，說：“好吧！我們下去研究研究。”

“啊——研究研究！”高占彪心里猛一輕鬆，“我也真是太小心過度啦，自己吓自己。從他這句話上看，也絕不會懷疑我；要是懷疑我的話，他一張嘴就是拒絕，決不會說研究研究。……”

散會後，高占彪又主動的找着少生，諸如愛社護社之類的進步話說了一大堆。目的不過是為了能批准他回去。少生也裝着很難以爲情的樣子說：“既然你想回去看看你親戚的話，那你就回去吧！可是得快一點，不能耽誤事。給！這是

社里辦公室門上的鑰匙，把咱留那種紬裝一布袋吧！”

“中，中，中！你情放心啦！”高占彪滿口應承着。繼而當他接到鑰匙時，心里竟滴溜溜的轉開了。因為他覺着社里不但沒有懷疑他，反而把他當成可靠的人了。

“你也真是走路摸屁股——小心過度啊！”高占彪竟自己嘲笑起自己來了。

當高占彪套好了車，得意的甩了幾個響鞭，車輪咕咕隆隆走的不見影時，少生才找着社長，與社長耳語一番。然後



便在這麼多牲口中間選擇了一匹最快的馬，一縱身騎了上去，兩腿朝那馬肚上一夾，只見那馬後腿一蹬，朝着那條不能走車的路上飛馳而去。

(五)

路上，高占彪的思想像大車的輪子一樣，不停氣的轉開了。他想想前，想想後，越想越覺着這件事作的高明，作的玄妙！

他想着通過這件事社長雖說不會撤職，起碼他的威信算